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增刊

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 写战争問題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編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增刊

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
写战争問題

現代文艺理論譯丛編輯部編

(供內部參考)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 书号1729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185,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8\frac{3}{8}$ 插页 2

196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 (6) 1.60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編輯說明

为了了解和研究苏联近年来的文艺思想，我們編了这套內部資料。內容包括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党性、眞实性、时代性、写战争、正面人物、傳統与革新、自我表現等問題，以及有关苏联青年的作家的材料。文章是从1959年以后的苏联报刊、书籍中选譯的，大部分是全譯，一部分是摘譯。先后次序是按時間排列的。

由于編者的水平关系，編选工作中一定存在着不少缺点，希讀者指正。如果需要公开引用里面的材料，在注明材料来源时，务請用原著报刊书籍的名称，并請核对原文，以求正确无誤。

这一輯的內容是有关苏联文学中塑造正面人物問題和写战争問題。

1963年9月

目 录

“普通人”就那么简单嗎？	斯科里諾 (1)
“不平常竟成了規律”	什屠特 (42)
忠实于生活呢还是忠实于……教条？	尼古拉耶夫 (74)
生活中和文学中的新人	奥澤罗夫 (106)
人民的命运，人的命运 (节譯)	勃利季科夫 (140)
我們的一寸土	拉扎列夫 (153)
多样化的权利	特里丰諾娃 (161)
凭吊战場	托卡列夫 (174)
无知嗎，不，比这更糟糕！	庫茲涅佐夫 (198)
参加战争的人	托彼尔 (205)
英雄的小說	巴克拉諾夫 (252)
人与社会 (选譯)	迪姆希茨 (257)

“普通人”就那么簡單嗎？

〔苏联〕П·斯科里諾

一 平凡人們的平凡事迹

1943年秋，各个城市的居民离开烏拉尔，从疏散中归来。他們有的去莫斯科，有的去土拉和伏龙涅什，有的去解放后的南方城市。火車乘客中有帶小孩的妇女，有老年人和中年人。車廂里充滿了欢乐的景象：每个人都預先体会到重返家园的心情。如果已經有人得知或猜到老家不复存在，亲人也已亡故，那么，在車廂的人群里，就誰也不再談起这种事情了。

剛一启程，大家就很快彼此認識了。“您上哪儿去？”这个问题响彻在車廂的各个角落，而回答也事先引起了同情的微笑：但願大家尽快都回到和平生活中去。斯大林格勒胜利后，各条战綫都不可遏止地向前推进了。苏軍已經接近德聶伯河，已經进逼尚被德国人占領的基輔城下了。

有一个回答使大家突然沉默了。答話人中等年紀，身上衣服虽然旧了，但还整洁。疲憊的面孔和眼睛周圍的細紋說明这人一定工作很多，睡眠很少。他不只一个人，还有几位同事。他簡簡單單地回答道：

“出差。到基輔去。”

“到哪儿，到哪儿？”人們从各方面紧接着追問。

“到基輔去，”他又說了一遍，眯着眼微微一笑。

“可是那儿还没有拿下来呀？”

“很快就要拿下来的。我們是去整頓經濟的。”

不，难怪沒有忘記这次邂逅。有关出差的話听起来虽然带有日常事务的性质，可是每个人显然都了解这番話的崇高含义。这儿，在一辆滿載着普通人的普通車廂里，走进来的儼然是我国的战斗史——它穿着沾滿灰尘的油布长統靴，披着雨斗篷，胸前挂着自动步枪。它后来就是这样被体現在路口与城市廣場上的紀念象中的……它向人們表明了自己所取得的英勇胜利，也表明了自己所經受的艰难困苦。在我們中間站立着这样的一个人，他是工程师，是建設者，是党的工作者，对他來說，勤勞的日常生活已經开始了：該輪到他从廢墟中去喚醒被破坏的城市，去恢复它那普通的、日常的，却又是最亲爱的苏維埃生活了。

英雄生活到哪里为止，日常生活又从哪里开始呢？俗語所說的那条把英雄和普通人分开来的分水岭在什么地方呢？这条分水岭是否存在呢？

在一系列批評言論中，形成了一种把“日常生活”中的人——即平常人、普通人——和建立英雄功績的人对立起来的傾向。有些批評家认为，把主人公划分为普通人和“英雄”是我国文学多样化的一种保証。但是，仔細听了他們的理由和意見之后，你就会相信，恰恰是那些担心我国的艺术家的可別“只具备一种風格”的人們，才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实际存在的創作手法的全部宝藏，仅仅归結为两种“极端的描写方式”。

这些批評家认为，規模宏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英勇战斗的炮

声和战火，处于文学的一极。“日常生活的詩”、“描写最平常的現象”以及生活瑣事的“小眞实”，处于文学的另一极。

有的艺术家具有激昂的情緒、演說家的热情，喜欢“高談闊論”。另一些艺术家具有吝嗇、拘謹的叙述手法。有一些艺术家描写“正面、完整”的大人物，描写具有“崇高品质”的人，另一些艺术家表现有弱点和毛病，然而，仿佛和“生活中所見的”那些人一样的普通人。

維克多·涅克拉索夫把杜甫仁科的《海之歌》与青年导演胡齐耶夫影片对立起来，不同意前一部影片，认为它“隆重而囉嗦地、以一个大师的自信的口吻”叙述“那些‘受贊美的’装腔作势的人”；他比較喜欢《两个菲奥多尔》，因为这部影片“很少用自信而矜持的口吻”来叙述，而且叙述的是“普通的、来自生活的人和我們的朋友”。^①

特里丰諾娃一方面不但不拒絕、甚至欢迎“描写罕見的功績、杰出的个人和崇高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却又号召不要忘記“昔日的高尚傳統，即描写日常生活的傳統”^②，她在这里看到了文学中的两种手法和風格。批評家把潘諾娃列为第二类作家，特別认为《感伤的罗曼史》的优点在于，它是一部不以高度浪漫精神，而通过日常生活来描写“許多普通人”的小說。在特里丰諾娃看来，被表现为“具有很多‘旧的污点’”、而且“不能，也来不及摆脱”这些污点的主人公庫什里亚，就是这种普通人的化身。^③批評家认为潘諾娃与涅克拉索

① 《电影艺术》，1959年第5期。

② 《文学报》，1959年9月17日。

③ 《十月》，1959年第6期。

夫都力图“通过描写最平常的现象来揭示社会主义性格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①，这是两位作家的创作特点，而别种类型的艺术家是以描写丰功伟绩和英雄事业的方式来揭示这些特点的。

捷明季耶夫把两种类型的主人公对立起来：一种是庫什里亚型的“普通战士”，他们“爱计较，满身毛病，具有人类的一切劣根性”；另一种是罕见的、模范的“无可指责的勇敢骑士”。批评家写道：“当然，我们苏联文学描写过比庫什里亚或謝伐斯季亞諾夫更加无比伟大、积极和完整的主人公。光荣属于那些创造成为千百万读者的榜样的真正无可指责的骑士的形象的作家……。描写我们时代的正面人物，创造那种在一切方面能够成为读者的榜样的、具有高尚品质的人们的形象，是我国文学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批评家指出，“同时，自然谁也不会把文学人物的画廊局限于卓越的人物范围之内，或者把那些在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成长起来和改造过来的人物形象，甚至把那些反面人物形象从我国作家的作品中驱逐出去。”^②

另一些批评家把我国文学的主人公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有“高尚品质”、有功劳、可作榜样的、卓越的人；另一类是那些带有许多旧的“胎记”的普普通通的平常人，这样的人很多，他们过着简单的日常生活。不过，这样的划分法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实际呢？难道人民的历史成就不是每个人的所有物？难道这种成就并不决定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吗？难道人的类型本身不正在改变吗？这就是必然要产生的问题。

① 《十月》，1960年第1期。

② 《新世界》，1959年第7期。

我們決沒有想要在描写生活的日常現象方面加上什么禁条，但同时，我們也不能迴避答复这样的問題：**这些日常生活是怎样的？**难道它們和整个国家的英雄事业相距如此之远嗎？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难道沒有起深刻的变化嗎？

这样看来，爭論的是**对生活現象的理解**問題，由此也牵涉到性格与傾向，牵涉到生活現象的艺术揭示原則的問題。

尼古拉·阿謝耶夫和雅罗斯拉夫·斯梅里亚科夫是屬於不同的两代的两位詩人，他們在自己的新詩中都写普通人的普通事。他們都认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不是停滯不前的，而是运动发展的。这两位詩人，就其創作个性來說，彼此很不相同，自然，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創作任务，但是，在理解和揭示现实生活現象方面，他們却沒有离开历史主义原則。他們都通过密切联系历史进程的方式来观察普通人。

阿謝耶夫在《勇士的詩》^①里通过整整几个世紀——本世紀和过去几个世紀——的对比在寻找時間的联系。詩人开始叙述古代的农民老乡，叙述那些普通的“穿树皮鞋的农夫”为王公爭取荣誉，击退进犯本国領土的大量敌人以后，重返自己的家园，并且“重新耕耘我們的黑土”。阿謝耶夫认为今天的普通人是：

濃眉大眼、虎背熊腰的古代人，
象犁似地弯着身子，
他們的生活沐浴着黎明的光輝。

① 《十月》，1960年第1期。

詩人感到喜悅，他用那種几乎是富于鼓動性的、坦率的詞句訴說這一點，說他的故鄉，“那塊古老的土地”並沒有停滯不動，而有了神話般的變化。詩人把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同時代人描繪成勇士，描繪成新的米庫拉·謝良尼諾維奇^①：

我覺得自豪，又覺得高興，
雖然由于年老而傷心，
我的新的羅斯是強大的，
我是羅斯的兒子、農民。

阿謝耶夫的長詩具有壯士歌的激昂情調和形象的高度概括性。藝術家採取了民間童話式的朴素風格，突出了詩的思想，把時代的政治概念和詩的主旨交織在一起。

斯梅里亞科夫在《斜領襯衫》一詩^②中沒有着眼于古代，而是在敘述我們感到親切的今天。他以從容不迫和抒情的調子在敘述，他不去尋找古代壯士的形象，而是在講述普通的生活細節。在博物館的大廳里，在從“以往的生活”遺留下來的那些實物中，在所有那些“半朽爛的坎肩和褪了色的刺繡”中，詩人注意到“工廠生活中的伴侶”——一件普通的俄國斜領襯衫。它是曾經在煤煙熏目、機聲震耳的車間里，在五一節的工人集會中，在遊行者的行列里可以看到的那件工作服，它“從農村美景中借用了一小朵一小朵節日的鮮花，親手把它們鑲嵌在領口之上”。它在詩人內心喚起了一連串不久前工人生活的形象和情景，並且成為那些成千上萬投入革命、沖鋒陷陣和推翻專制制度的普通勞動者的抒情的象征。

① 俄國古代民間文學中的農民勇士形象。——譯者注。

② 《旗》，1959年第5期。

啊，俄罗斯的斜領衬衫，
彼得堡工人的衬衫，
你发出歌曲和集会的气味，
你懂得俄罗斯的舞蹈和劳动！
你勇敢地走过丰富的道路——
通过造反的小組，
通过小飯館和酒店，
通过自制的手榴彈，
通过武装护送队。

然而，假如說斯梅里亚科夫在風格手法上和阿謝耶夫有所不同，那么，他們在揭示现实生活現象的**原則**上却是一致的：他們都描写普通人的普通事，又不使这些事脫离偉大的人民生活。这一点自然不仅沒有在創作上使詩人受到限制，反而有助于最充分地显示他們每一个人的艺术特点。

每个普通人为祖国人民的历史事业所貢獻的那一份劳动，始終不渝地使个人与社会牢固地結合在一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同乡》这篇抒情特写^①中指出了目前文学爭論中心的主人公的特点。詩人在安加拉河上遇到的木工就是个普通人。但这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建設者**，即活动家和劳动者。

詩人表明，他的主人公是在我們偉大时代的考驗和困难中形成的。尽管伊凡·叶夫多基莫維奇好象沒有建立偉大的历史功績，但是，他的全部生活与劳动就是这样的功績——詩人这样說，他和他的主人公一起回忆到所有那些“无数的木材：水淋淋的和象骨头一样干燥的、完整的和鋸过的、方木和木板、

① 《真理报》，1959年10月11日。

薄板和凸板；被双手滚动过、安放过的木材，由斧、锯、鉋刀处理过的木材。有的在斯摩棱斯克，有的在魏霍揚斯克，有的在立陶宛或者莫斯科近郊，有的在西伯利亚深处的布拉茨克！到处都有由同样的双手作成的什么东西，到处都有和它們接触过并且躺在地上的木材”。

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很丰富，因为他有“主要的生活兴趣”，——要知道，人們現在往往还不承认一个普通人恰好有这种东西。叶夫多基莫維奇自觉地，而不是自发地参加人民的历史事业。不，詩人的这个同乡并不那么简单，“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很低，让自己在那些作不出任何重要事业的不令人羡慕的次要地方长期扎根”。这位新的主人公的重要特点是力求把普通人的生活体现在时代的偉大事业中。

艺术家不能把日常生活弃絕和排除于本人注意力的范围之外，不应该迴避描写主人公的日常生活，而必須通过历史的三棱鏡去观察这种生活。只有在对历史过程的实际相互关系中，也就是說，只有在他的日常生活的发展变化中去观察現代人，我們才能对他作正确的理解。

馬尔格維拉什維里在《尊重作家的个性》一文^①中为某种新的創作手法（作者认为，这种手法表现在許多近来的电影里）进行辯护，他在艺术家对“全人类的倫理冲突”的关心方面寻找这种手法的基础。这种冲突应该通过“概括和象征的細节描写”表现出来。馬尔格維拉什維里把抽象的“全人类的倫理冲突”当作首要的东西，而把这种冲突的历史真實性和历史**特殊性**仅仅归結为“具体-实际的”問題，归結为“时代

① 《文学报》，1959年9月22日。

的外部特征的搜集”。批評家号召不但无須担心在艺术作品中削弱历史的色彩，而且也无須担心削弱民族的色彩。他贊許采用叙述上的程式化的形式，在这种叙述中有可能（而且完全有意识地）“去掉一些具体的生活特色的某些外部特征”。

不，被人为地同历史进程隔絕、被封閉在“全人类的倫理冲突”范围內的主人公，是不能在他的感受、思想和情感的全部实际多样化中被人理解的。普通人的生活正在随着历史而变化，他的日常生活和人民生活的联系——所有这些都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起决定性的影响，使他的精神面貌发生改变和复杂化。

年輕的巴甫連柯在观察头两个五年計劃的时候，在自己的特写中写道：“生活正在以感觉不到的、然而却是非常现实的高速度朝前飞奔。”在关于布哈拉——中亚細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的特写中，艺术家表明，历史如何进入了日常生活的深处。布哈拉艾米尔^①的城寨被毀掉了，不久以前，寨門上還明目張胆地“悬挂着艾米尔政权和势力的标志——一条巨大的皮鞭”。这座城市以旧日的廢墟、“光秃秃的寨墙的灰烬”、“一小堆一小堆的碎磚、垃圾和劈碎的木料”展現在青年作家的眼前（特写《当作原料的廢品》）。在廢墟中，“到处聳立着那些哲学学校的黃色、瘦骨嶙峋的龐然大物，它們在阳光中閃爍着剝光了的鑲嵌图案的皺紋”。

但是，十分年輕的苏維埃生活已經大胆地向过去展开了攻势。新事物仅仅体现为一座普普通通的水塔。不过，它是第一座苏維埃建筑物，人們把它建立在靠近布哈拉艾米尔的旧宮殿

① 艾米尔是某些东方伊斯兰教国家統治者的一种称号。——譯者注。

的地方。布哈拉居民一直在飲用八十五座池塘里的臭水，而一座水塔就几乎可以供应全市的需要了。“我看到它的周圍怎样聚集着布哈拉的客人，他們是从遙远的山村里来的，”巴甫連柯叙述道。“他們長時間地、吃惊地注視着这座水塔，它靠几只鉄脚站在那里，多么奇怪，和那里的任何东西都不相象。”

当代报纸記載繼續讲述着不断发展的国家生活的事实和事件。1959年底，《真理报》上有一条消息說，在烏茲別克斯坦建立了一座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科学城市。《真理报》記者写道：“在离塔什干不远的这里，今天发生了一件大事：有一座原子反应堆在苏維埃东方第一次为研究目的而开动了。”

如果忽視、忘記那些已經成为今天的人們，哪怕是最普通的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性变化，还能够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嗎？巴甫連柯所描写的那些荒漠居民，那些在三十年以前还惊异地把水塔的“空心的鉄骨架”看作奇迹、看作某种神話般的建筑物的人們，在成为征服原子的目击者和参加者以前，曾經经历过一条怎样的道路啊！历史的进展以不可抑制的力量粉碎了一切障碍：它們都一去不复返了，历史扫除了封建迫压，許許多多的人类偏見消灭了。今天，作为历史的这一飞越的物质体现，一座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城市已經成长起来。去年秋天，在它那“布满阳光的鋪着瀝青的廣場上”，“来自共和国首都和奇尔奇克市的数千名工人、奥尔忠尼启則区和附近各区的集体农民举行了集会。到会者有来自古老的布哈拉和費爾干納綠洲，来自捷尔麦兹和遙远的卡拉卡尔巴基亚的劳动人民，他們从烏茲別克斯坦的各个角落来到这里”。

在原子反应堆前面的人群中，也許有一个人正在沉思，他是那些普通人当中的一个，是来自黑暗殘暴的汗^①的布哈拉的

移民，很久以前，他曾經由于第一座水塔的空中之美和秘密威力感到惊奇。

看着那些从来不曾有过的进行原子分裂秘密的机器和仪表，这个人在想什么呢？这几分钟里他有什么感觉和感受呢？如果不去描写日常生活深处所起的那些变化，我們能了解我国現代人嗎？我們在讲述我国現代人由于生活进展本身所引起的那些思想和感受以后，是否站得更高一些了呢？是否会对他倍加推崇了呢？

不，我以为，正是这样，我們才忠实于现实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二 关于简单和蒙昧无知

只要到列宁格勒俄罗斯博物館里看看，十九世紀现实主义艺术家是怎样描繪普通人的，那么，就会清楚，这个普通人會引起他們始終不渝的深刻敬意。俄国貴族的那些保养得很好的面孔，从許許多多讲究的画幅上凝視着。然而，在那些戈里岑和謝列梅捷夫們^②中間，在那些公爵和統帥中間，来自人民的人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更加引人注目。用来对他們进行描繪的日常生活环境也并不妨碍各个艺术家以各种方式来揭示普通人內心世界的复杂性和精神丰富性。

万涅齐安諾夫^③的《穿树皮鞋的孩子》——还有比这幅画

① 汗是古代东方国家封建統治者的称号。——譯者注。

② 二者都是俄国古代貴族的姓氏，他們有些是大公，有些是亲王，都屬於豪門显貴，任軍政要职。——譯者注。

③ 阿列克塞·加夫里洛維奇·万涅齐安諾夫（1780—1847），杰出的俄罗斯画家，俄国風俗画的創始人之一。——譯者注。

更平常的嗎？一座普通的农家小木屋，一个穿家織土皮衣和树皮鞋的孩子。但是，这个孩子的容貌却显示出多大的勇气呀，多大的人类尊严呀。而艺术家又把时代的主要思想——对于人民的信心，对于人民要求获得最好命运的的权利的信心——表现得多么明显呀。

或者拿十九世紀末、而不是十九世紀初的另一幅画，即阿尔希波夫^①的《伏尔加河上》來說。在一艘駁船上，緊張交易的一天結束了。黃昏，在那些乱作一团的木板和蒲蓆当中，在各种廢物当中，坐着一个青年，他若有所思地拉着手風琴。迎面，在淡紫色的暮色里，展现出宏偉的伏尔加原野。傍晚的河水的美景把青年完全吸引住了，在他的心里激起了对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幻想。

卡薩特金^②也談到这一点。不过，他已經表现出对未来的变化的預感。他的画《在工人家里》好象仅是一个風俗画的場景。貧穷的、甚至赤貧的景况。一張普通的、光禿禿的桌子。点着蜡烛。一个妇女輕輕地搖着吊着的搖籃。青年工人坐在桌子旁边，再远一点，坐着两个老人。他們全都聚精会神地听小姑娘念一首显然背得烂熟的詩。屋里有些暗，只有靠桌子处被照亮了。然而，在模糊、微弱的灯光下清楚地显现出工人們的聰明而智慧的面孔。成年人满怀希望地注視着小姑娘，——如果不是他們这老一代，也許就是她会有机会过新的合理生活了。对于平常生活，艺术家是通过它的历史的深处而加以揭示

① 阿勃拉姆·叶菲莫維奇·阿尔希波夫（1862—1930），农民家庭出身的苏联画家。——譯者注。

② 尼古拉·阿列克謝耶維奇·卡薩特金（1859—1930），苏联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譯者注。